



曾百合 ◎ 一九四〇年生於臺南縣，尚未出世，父親即前往南洋經商，並在異地娶妻生子。九歲時母親改嫁，由祖父母一手帶大。婚後五年，先生因意外往生，母親愛女心切的一番話，讓公婆對她起了防備之心，在誤解與經濟壓力下，不得不離開兩個幼子，隻身到外地工作。與親人分離的無奈，終於在慈濟世界裡找到心靈的依止。

幽谷中的百合

賴裕鈴

臺南鄉間一座三合院裡，五歲的曾百合，一個人蹲在院子的一角，噙著淚水，雙手緊緊扭絞著，耳邊傳來客廳裡大人不斷的叫罵聲及物品被摔碎的刺耳聲，年幼的她不懂大人們在吵什麼？更不懂的是爸爸、媽媽和阿姨之間究竟有何仇恨。

百合還沒出生時，父親就到南洋經商，童年雖然缺乏父愛，還好有

母親和爺爺、奶奶的呵護，日子倒也過得平靜。直到五歲那年，未曾謀面的父親從南洋回來，身邊帶著在異地另娶的阿姨，和年僅三歲的女兒。母親無法接受丈夫的不忠，更不能接納這對母女，從父親踏進家門的那一刻起，百合平靜的童年宣告結束，從此家庭生活在不斷的爭吵中度過。

孤獨的宿命

有一次，母親娘家的人和「阿姨」發生嚴重的衝突，阿姨被打得渾身是血，驚恐的百合看著阿姨無言地抹去嘴角的血痕，將沾滿了血跡的衣服脫下，仔仔細細包好的動作；那時阿姨怨恨的眼神，和那件血衣，事隔多年後想起，仍讓她不寒而慄！

沒多久，父親帶著阿姨與同父異母的妹妹離開了臺灣；然而，母親也不告而別，從此她和祖父母一起過生活。她非常依賴祖母，國小畢業後，順著祖母的意思留在家裡，幫忙做家事，並利用空閒學裁縫，雖然同學都

笑她傻，可是她一點也不在意，因為祖母是她最重要的依靠。

有了祖母的愛，讓她生活不再孤單；隨著時光消逝，百合漸漸長大，十七歲那一年，祖母離開人間，她失去了唯一的依靠，整個人像是洩了氣的球，短短一個月內就瘦了十幾公斤，一顆心像被掏空一樣，飄飄茫茫。原以為父親會回來奔喪，沒想到希望還是落空，再次見到久別的母亲，也無法填補她空虛的心靈。「孤獨」好像是她的宿命，一如她的名字「百合」——一株在空谷中孤單綻放的百合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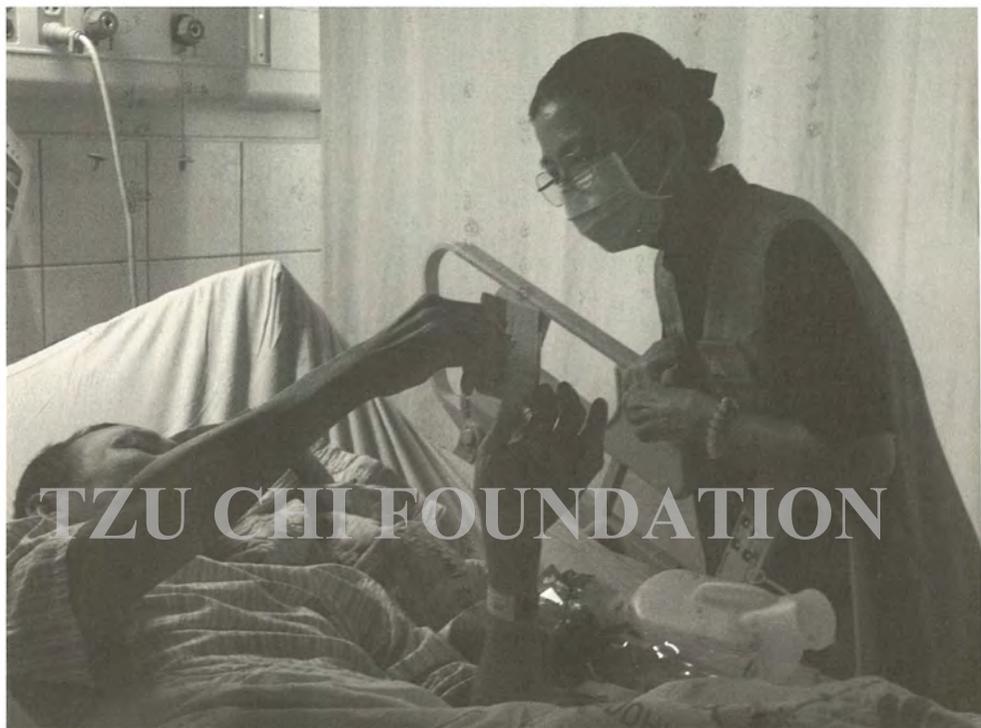
二十一歲那年，她結婚了，先生及公婆都非常疼惜她，百合以為幸福終於降臨，奈何，只維持了短短的五年。先生為了整修家裡的頂樓，不慎誤觸高壓電而往生，讓她再次失去了至愛的親人。

先生的往生，她沒有悲傷太久，兩個嗷嗷待哺的幼子，喚起了堅強的母性，她擦乾眼淚，堅定地告訴自己：「半夜思念父母的痛，絕不讓它重演；不管未來日子如何艱難，絕不拋棄孩子，讓他們成為孤兒。」

難解的誤會

雖然獨力撫養兩個孩子的日子過得辛苦，但仍充滿希望。百合的母親再嫁後的婚姻很美滿，不忍心看見女兒辛苦獨撐，總勸她說：「窟無水，嘛麥盪飼人ㄟ魚。」（臺語，暗喻一個女人失去了丈夫的依靠，是無法獨立扶養孩子長大成人的，希望女人改嫁，追求自己的幸福。）沒想到，這句話輾轉傳到了公婆的耳裡，造成他們的誤解，以為百合一定會和她的母親一樣想再嫁，給她的錢到最後都會變成別人的，因此公婆不再給她一分錢。為了生活，百合利用晚上時間做裁縫工作，貼補母子的開銷。

有一天，母親送給公婆的大餅，原封不動地放在桌上，百合心想：「餅已經放好多天了，再不吃會壞掉。」因此將餅拿去送人。沒想到她剛從外頭踏進家門，公公竟憤怒地質問：「餅拿給誰了？馬上去給我拿回來！」任憑百合怎麼解釋都沒有用，公公像火山爆發似的怒氣讓她又驚又



2009年曾百合在大林慈濟醫院與病患分享《靜思語》（上圖）。2005年曾百合戴上老花眼鏡，聚精會神地車縫福慧袋（左圖）。



在大街小巷穿梭收功德款，曾百合靠的是騎腳踏車。

急，奪門而出。

一路上，百合的內心如奔騰的江河，過往的委屈一幕幕在腦中盤旋，不知不覺竟走到孩子就讀的學校，心想，既然「家」回不去，孩子是她的支柱，無論如何也要帶他們一起走；正要進校門時，她發現公公就在她背後不遠的地方，心裡一驚，不敢進校門，轉頭就走。

驚惶失措的她快速地走著，不時回頭張望，發覺公公仍跟在她後面，百合不斷盤算著：「孩子帶不走，自己又身無分文，該怎麼辦？」在不斷翻滾的思緒中突然出現「婦女會」三個字——一個可以幫女人解決問題的地方，好像黑暗中乍現的曙光，讓百合有勇氣放慢腳步，轉身走向公公，邀他一起到婦女會，希望能化解一切的恩怨與誤解。

綻放的百合

在婦女會工作人員的協調下，公公答應每個月給她一百五十元，但事

情發展到這個地步，被小姑視為家醜外揚，更不能原諒百合，而百合覺得每個月伸手向人要錢，總不是長久之計。當她得知高雄加工出口區製衣廠在招募女工，為了孩子的將來，她毅然決定離開屏東，隻身到高雄工作。公婆不能諒解她為什麼非要離家？又擔心她將孫子帶走，不准她回家看孩子，兩個孩子被迫留在屏東。她非常思念孩子，只能利用孩子上課的時候，偷偷地跑到學校探望。

對於媽媽的離開，才讀幼稚園大班的小兒子無法理解，也不能諒解，這讓獨自為生活打拚的百合非常心痛，擔心孩子在學校受到委屈，只能請老師多多關照兩個孩子。

她就像幽谷中的野百合，堅韌挺拔地綻放著。百合在高雄工作多年，一直未嫁，公婆到高雄探望之後，才相信她的堅持，願意幫忙開導小孫子，讓他了解媽媽的苦心，並同意孫子到高雄與她同住，百合母子終於得
以團圓。

一個女人帶著兩個孩子生活，一切開銷都需要錢，但百合從生活磨難中挺過來，更能體會窮苦人的處境，在有能力之餘，也捐款給慈善團體。為了想知道自己繳了好幾年的善款到底用到哪裡去了？一九八九年她參加佛教慈濟功德會所辦舉的「花蓮尋根之旅」，隨著慈濟委員到靜思精舍參訪，她純粹只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慈濟騙了。當她走訪簡樸的靜思精舍，看到證嚴上人和他的弟子堅持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」的生活，她明白自己的錢，是一分一毫都給了苦難的人們，親睹這樣的情景，觸動了她的內心，她發下願望，要幫忙慈濟做勸募善款的工作。

但是她的個性內向、自尊心又強，平時就很少和同事打交道，要如何開口向人募款？她不斷地自我喊話，告訴自己「要放下，要放下」，一次又一次地逼自己開口，與人分享慈濟的好。

從參與活動中，她希望能成為慈濟委員，但又煩惱不會騎機車，不但做不了事情，還會成為別人的負擔；於是，她騎腳踏車到處去收功德款，

想成為慈濟委員的心願，仍一直盤旋在她的心中。有一天，巧遇慈濟委員李素琴，相談之後，得知對方也只會騎腳踏車，卻依然在慈濟世界裡「通行無阻」，她像吃了定心丸般，暗自下了一個別人無法理解的決定。

就在她得知騎腳踏車也可以「做慈濟」之後，她隨即提前退休，沒有工作的壓力，她要做全職志工，這個決定讓李素琴嚇了一跳，一度還替她擔心經濟問題。百合如願在一九九九年受證成為慈濟委員，兩年後，還以分期方式，捐給慈濟一百萬元，成為榮譽董事。

以愛化礙

百合在慈濟世界中找到了快樂的泉源與人生的依歸，生命開始有了不一樣的格局，山谷中的「百合」不再獨自芳香，她走入人群，隨著當醫院志工服務病患，以及愛灑鄰里的活動，將「付出」的法喜散播在病苦和都市的冷漠中。

慈濟歲末祝福的活動之前，她幫忙整合人力，在一個月內趕出兩萬個活動中要用的「福慧」袋。她戴著老花眼鏡，嚴格地審視著每一個製作過程；紗質的「福慧」袋車縫不易，她卻不曾皺一下眉頭，品質與速度都符合要求。

過往的恩怨，她不再回頭看，也沒空回憶殘缺的一生。加入慈濟後，她體悟到上人說的：「前腳走，後腳放。」她將生病行動不便的婆婆接到高雄照顧，她的付出感動了小姑們，也化解多年來的嫌隙。

想到當年阿姨用滿腔的恨意所封存的那件血衣，那時不寒而慄的感覺，多年後的現在，已化為深深的不捨；現在的她，心中只剩下一個願望，衷心地希望在新加坡的阿姨也能走入慈濟，放下怨恨，像她一樣，擁有輕安自在的人生。